

故事一百種

祝家莊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
11

68

857.61
11913
:18



祝家莊

宋朝時候，鄆州地面有座獨龍山，山前有座岡子，喚做獨龍岡，這裏有個祝家莊，莊前後有五七百人。莊主喚做祝朝奉，他



祝家莊

有三個兒子，長叫祝龍，次叫祝虎，三叫祝彪，都會綽槍弄棒，號稱「祝氏三傑」。又有個教師，喚做欒廷玉，此人有萬夫不當之勇。莊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莊客。西邊有個扈家莊，莊主扈太公。有個兒子，喚做飛天虎，也十分的得。惟有一個女兒，最英雄，名喚一丈青。



808399

三娘，使兩口日月雙刀。東邊個李家莊，主人姓李名應，能使一條渾鐵點鋼鎗，背藏飛刀五口，百步取人，神出鬼沒。這三村結下生死，誓願同心共意。但有吉凶，遞相救應。惟恐梁山泊好漢過來借糧，因此三村準備下抵敵他。

原來祝家莊蓋得很好，占着這座獨龍山岡，四下一遭闊港；那莊正造在岡上，有三層城牆，都是頑石壘砌的，約高二丈；前後兩座莊門，兩條弔橋；牆裏四邊都蓋窩鋪，四下裏遍插着鎗刀軍器；門樓上排着戰鼓銅鑼。那怕你是個好漢，輕易不得進去。

話說這時有三個人，一個喚做楊雄，一個喚做石秀，一個喚做時遷，結伴投梁山泊去；經過祝家莊祝家店，因為時遷偷吃了那店裏的報曉雞，被他們捉住，解到祝家莊去。楊雄石秀逃出來，

在路上遇見一個中山府人杜興——這杜興是李家莊的主管。當下杜興約了楊雄石秀同到李家莊去見李應，請李應寫信給



祝家莊，求放了時遷。不想李應去了兩次信，不但祝家莊不肯放時遷，反罵李應不好。李應動了怒，便親到祝家莊去；那祝彪又放枝箭，傷了李應。因此楊雄石秀只得自往梁山泊來，見了晁蓋宋江，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，衆頭領聽了大怒，便決定下山去打祝家莊。

次日宋江喚鐵面孔目裴宣計較下山人數，除晁蓋頭領鎮守山寨不動外，留下吳學究劉唐并阮家三弟兄呂方郭盛護

持大寨。原撥定守灘守關守店有職事人員，俱各不動。將下山打祝家莊頭領，分作兩起：頭一撥，宋江、花榮、李俊、穆弘、李逵、楊雄、石秀、黃信、歐鵬、楊林帶領三千小嘍囉，三百馬軍，披掛已了，下山前進。第二撥便是林冲、秦明、戴宗、張橫、張順、馬麟、鄧飛、王矮虎、白勝，也帶三千小嘍囉，三百馬軍，隨後接應。再着金沙灘、鴨嘴灘二處小寨，只教宋萬、鄭天壽守把，就行接應糧草。晁蓋送路已了，自回山寨。

且說宋江并衆頭領逕奔祝家莊來，於路無話，早來到獨龍岡前。尙有一里多路，前軍下了寨柵。宋江在中軍帳裏坐下，便和花榮商議道：『我聽得說祝家寨裏，路徑甚雜，未可進兵。且先使兩頭入去，探聽路途曲折，知得順逆路程，却進纔兵，與他對敵。』

便喚石秀來說道：『兄弟曾到彼處，可和楊林走一遭。』石秀便道：『如今哥哥許多人馬到這裏，他莊上如何不隄備？我們扮作



甚麼人入去好？』楊林便道：『我自打扮了解魔的法師去。身邊藏了短刀；手裏擎着法環，於路搖將入去。你只聽我法環響，不要離了我前後。』石秀道：『我在薊州，原會賣柴；我只是挑一擔柴進去賣便了。身邊藏了暗器，有些緩急，匾擔也用得着。』楊林道：『好，好。我和你計較了，今夜打點，五更起來便行。』

到得明日，石秀挑着柴擔先入去。行不到二十來里，只見路徑曲折多雜，四下裏灣環相似；樹木叢密，難認路途。石秀便歇下柴擔不走。聽得背後法環響得漸近，石秀看時，却見楊林頭戴一個破笠子，身穿一領舊法衣，手裏擎着法環，於路搖將進來。石秀見沒人，叫住楊林說道：『此處路徑灣雜，不知那裏是我前日跟隨李應來時的路。天色已晚，他們衆人，爛熟奔走，正看不仔細。』楊林道：『不要管他路徑曲直，只顧揀大路走便了。』

石秀又挑了柴，只顧望大路便走。見前面一村人家，數處酒店肉店，石秀挑着柴，便望酒店門前歇了。只見各店內，都把刀鎗插在門前；每人身上穿一領黃背心，寫個大『祝』字；往來的人，亦各如此。

石秀見了，便看着一個年老的人，唱個喏，拜揖道：『丈人，請問此間是何風俗？爲甚都把刀鎗插在當門？』那個人道：『你是那裏來的客人？原來不知，只可快走。』石秀道：『小人是山東販棗子的客人，消折了本錢，回鄉不得，因此擔柴來這裏賣，不知此間鄉俗地理。』老人道：『只可快走，別處躲避。這裏早晚要大廝殺也！』

石秀道：『此間這等好村坊，怎地了大廝殺？』老人道：『客人你敢真個不知？我說與你：俺這裏喚做祝家村。岡上便是祝朝奉衙裏。如今惱了梁山泊好漢，他們引領軍馬在村口，要來廝殺，却怕我這村裏路雜，未敢入來，現今駐筈在外面。如今祝家莊上行號令下來，每戶人家，要我們精壯後生準備着。但有令便來，便

要去策應。」

石秀道：「丈人村中，總有多少人家？」老人道：「只我這祝家村，也有一二萬人家。東西還有兩村人接應：東村喚做撲天鵬李應，李大官人；西村喚做太公莊，有個女兒，喚做扈三娘，綽號一丈青，十分了得。」石秀道：「似此如何却怕梁山泊做甚麼？」那老人道：「便是我們初來時，不知路的，也要吃捉了。」石秀道：「丈人，怎地初來要吃捉了？」老人道：「我這村裏的路，有舊人說道：『好個祝家莊，盡是盤陀路！容易人得來，只是出不去！』」

石秀聽罷，便哭起來，撲翻身便拜。向那老人道：「小人是個江湖上折了本錢，歸鄉不得的人！倘或賣了柴出去，撞見廝殺，走不脫，却不是苦！爺爺，怎地可憐見！小人情願把這擔柴，相送爺爺，

只指小人出去的路罷！『那老人道：『我如何白要你的柴，我就買你的。你且入來，請你吃些酒飯。』石秀便謝了，挑着柴，跟那老人入到屋裏。那老人篩下兩碗白酒，盛一碗糕糜，叫石秀吃了。

石秀再拜謝道：『爺爺指教出去的路徑！』那老人道：『你便從村裏走去，只看有白楊樹便可轉灣。不問路道闊狹，但有白楊樹的轉灣，便是活路；沒那樹時，都是死路。如有別的樹木轉灣，也不是活路。若還走差了，左來右去，只走不出去。更兼死路裏，地下埋藏着竹簽、鐵蒺藜；若是走差了，踏着飛簫，準定吃捉了，待走那裏去！』石秀拜謝了，便問：『爺爺高姓？』那老人道：『這村那姓祝的最多；惟有我覆姓鍾離，土居在此。』石秀道：『酒飯小人都吃穀了，改日當厚報。』

正說之間，只聽得外面鬧吵。石秀聽得道：『拿了一個細作！』石秀吃了一驚。跟那老人出來看時，只見七八十個軍人，背綁着一個人過來。石秀看時，却是楊林，索子綁着。石秀看了，只暗暗地叫苦，悄悄假問老人道：『這個拿了的是甚麼人？爲甚事綁了他？』那老人道：『你不見說他是宋江那裏的細作？』

石秀又問道：『怎地喫他拿了？』那老人道：『說這廝也好大膽，獨自一個來做細作，打扮做個解魔法師，閃入村裏來。却又不認得這路，只揀大路走了，左來右去，只走了死路；又不曉的白楊樹轉灣抹角的消息。人見他走差了，來路蹊蹺，就報與莊上官人們來捉他。這廝方纔又掣出刀來，手起，傷了四五個人。當不住這那人多，一發上，因此吃拿了。有人認得他從來是賊，叫做錦豹。』

『子楊林。』

說言未了，只聽得前面喝道，說是『莊上三官人巡綽過來！』石秀在壁縫裏張時，看得前面擺着二十對纓鎗，後面四五個人騎着馬，都彎弓插箭；又有三五對青白哨馬，中間擁着一個年少壯士，坐在一匹雪白馬上，全副披掛，跨了弓箭，手執一條銀槍。石秀自認得他，特地問老人道：『過去相公是誰？』

那老人道：『這個人，正是祝朝奉第三子，喚做祝彪，定着西村廬家莊一丈青爲妻。弟兄三個，只有他第一了得。』石秀拜謝道：『老爺爺！指點尋路出去！』那老人道：『今日晚了，前面倘或廝殺，枉送了你的性命。』石秀道：『爺爺可救一命則個！』那老人道：『你且在我家歇一夜。明日打聽沒事，便可出去。』

石秀拜謝了，坐在他家，只聽得門前四五番報馬報將來，排門吩咐道：『你那百姓：今夜只看紅燈爲號，齊心并力，捉拿梁山泊賊人，解官請賞。』叫過去了，石秀問道：『這個人是誰？』那老人道：『這個官人，是本處捕盜巡檢。今夜約會要捉宋江。』石秀見說，心中自忖了一回，討個火把，叫了安置，自去屋後草窩裏睡了。

却說宋江軍馬，在村口屯駐，不見楊林石秀出來回報，隨後又使歐鵬去到村口；出來回道：『聽得那裏講動，說道捉了一個細作。小弟見路徑又雜，難認，不敢深入重地。』宋江聽罷，忿怒道：『如何等得回報了進兵？又喫拿了一個細作，必然陷了兩個兄弟！我們今夜只顧進兵，殺將入去，也要救他兩個兄弟，未知你衆

頭領意下如何？』只見李逵便道：『我先殺入去，看是如何！』

宋江聽得，隨即便傳將令，教軍士都披掛了。李逵楊雄前一隊做先鋒；使李俊等引軍做合後，穆弘居左，黃信居右，宋江，花榮，歐鵬……等，中軍頭領，搖旗喊吶，擂鼓鳴鑼，大刀闊斧，殺奔祝家莊來。比及殺到獨龍岡上，是黃昏時候。宋江催趲前軍打莊。

先鋒李逵，揮兩把夾鋼板斧，火拉拉地殺向前來。到得莊前看時，已把吊橋高高地拽起了，莊門裏不見一點火。李逵便要下水過去，楊雄扯住道：『使不得。關閉莊門，必有計策。待哥哥來，別有商議。』李逵那裏忍得住，拍着雙斧，隔岸大罵道：『那祝太公老賊！你出來！黑旋風爺爺在這裏！』莊上只是不應。

宋江中軍人馬到來，楊雄接着，報說莊上並不見人馬，亦無

動靜。宋江勒馬看時，莊上不見刀鎗人馬，心中疑惑。猛省道：『我只要救兩個兄弟，因此連夜進兵，不期深入重地。直到了他莊前，不見敵軍，他必有計策，快教三軍且退！』李逵叫道：『哥哥，軍馬到這裏了，休要退兵！我與你先殺過去，你們都跟我來！』

說猶未了，莊上早知，只聽得祝家莊裏一個號礮，直飛起半天裏去。那獨龍岡上，千百把火把，一齊點着；那門樓上，弓箭如雨點般射將來。宋江急取舊路回軍，只見後軍頭領李俊人馬，先發起喊來，說道：『來的舊路，都阻塞了，必有埋伏！』宋江教軍馬四下裏尋路走。李逵揮起雙斧，往來尋人廝殺，不見一個敵軍。

只見獨龍岡山頂上，又放一個礮來。響聲未絕。四下裏喊聲震地。宋江在馬上看時，四下裏都有埋伏軍馬。且教小嘍囉只往

大路殺將去，只聽得三軍屯塞住了，衆人都叫起苦來。宋江問道：『怎麼叫苦？』衆軍都道：『前面都是盤陀路，走了一遭，又轉到這裏！』宋江道：『教軍馬望火把亮處，有房屋人家，取路出去。』又走不多時，只見前軍又發起喊來，叫道：『甫能望火把亮處取路，又有苦竹簽，鐵蒺藜，遍地撒滿鹿角，都塞了路口。』宋江道：『莫非天喪我也！』

正在慌急之際，只聽得左軍中間，穆弘隊裏鬧動，報來說道：『石秀來了！』宋江看時，見石秀撚着口刀，奔到馬前道：『哥哥休慌，兄弟已知路了！暗傳下將令，教三軍只看有白楊樹便轉灣走去，不要管他路闊路狹。』

宋江催趲人馬，只看有白楊樹便轉灣。只走過五六里，只見

前面人馬，越添得多了。宋江疑忌，便喚石秀問道：『兄弟怎麼前面賊兵衆廣？』石秀道：『他有燭燈爲號。』花榮在馬上看見，把手指與宋江道：『哥哥，你看見那樹影裏這個燭燈麼？只看我等投東，他便把那燭燈望東扯；若是我們投西，他便把那燭燈望西扯。只那些兒，想來便是號令。』宋江道：『怎地奈何得他那個燈？』花榮道：『有何難哉？』便拈弓搭箭，縱馬向前，望着影中，只一箭，不端不正，恰好把那個紅燈射將下來。四下裏埋伏軍兵，不見了那個紅燈，便都自亂攙起來。

宋江叫石秀叫路，且殺出村口去，只聽得前山喊聲連天，一帶火把，縱橫撩亂。宋江教前軍扎住，且使石秀領路去探。不多時，回來報道：『是山寨中第二撥軍馬到了，接應殺散伏兵。』宋江

聽罷，進兵夾攻，奪路奔出村口。祝家莊人馬，四散去了。會合著林冲、秦明等衆人軍馬，同在村口駐筭，却好天明，去高阜處下寨柵。整點人馬數內，不見了鎮三山、黃信、宋江大驚，詢問緣故。有昨夜跟去的軍人見的來說道：『黃頭領聽着哥哥將令，前去探路，不隄防蘆葦叢中，舒出兩把撓鉤，拖翻馬脚，被五七人個活捉去了，救護不得。』

宋江聽罷，大怒，要殺隨行軍漢，如何不早報來。林冲、花榮勸住宋江。衆人納悶道：『莊又不曾打得，倒折了兩個兄弟。似此怎生奈何！』楊雄道：『此間有三個村坊結併。所有東村李大官人，前日已被祝彪那廝射了一箭，現今在莊上養病。哥哥何不去與他計議？』

宋江道：『我正忘了也。他便知本處地理虛實。』吩咐教取一對緞匹羊酒，選一騎好馬并鞍轡，親自上門去求見。林冲秦明權守柵寨。宋江帶同花榮楊雄石秀上了馬，隨行三百馬軍，取路投李家莊來。到得莊前，早見門樓緊閉，弔橋高拽起了；牆在擺列着許多莊人兵馬，門樓上早擂起鼓來。

宋江在馬上叫道：『俺是梁山泊義士宋江，特來謁見大官人，別無他意，休要隄備。』莊門上杜興看見有楊雄石秀在彼，慌忙開了莊門，放隻小船過來，與宋江聲喏。宋江慌忙下馬來答禮。楊雄石秀近前稟道：『這位兄弟，便是引小弟兩個接李大官人的。喚做鬼臉兒杜興。』宋江道：『原來是杜主管。相煩足下對李大官人說：俺梁山泊宋江，久聞大官人大名，無緣不曾拜會。今因

祝家莊要和俺們做對頭，經過此間，特獻綵緞名馬羊酒薄禮，只求一見，別無他意。」

杜興領了言語，再渡過莊來，直到廳前。李應帶傷披被坐在牀上。杜興把宋江要求見的言語說了，李應道：「他是梁山泊造反的人。我如何與他廝見？無私有意，你可回他話道：只說我臥病在牀，動止不得，難以相見；改日却得拜會。所賜禮物，不敢領受。」

那杜興再渡過來，見宋江稟道：「俺東人再三拜上頭領。本欲親身迎迓，奈緣中傷，患軀在牀，不能相見，容日專當拜會。適蒙所賜厚禮，並不敢受。」宋江道：「我知你東人的意了。我因打祝家莊失利，欲求相見則個，他恐祝家莊見怪，不肯出來相見。」

杜興道：「非是如此，委實患病。小人雖是中山人氏，到此多

年了，頗知此間虛實事情。中間是祝家莊，東是俺李家莊，西是扈家莊。——這三村莊上，誓願結生死之交，有事互相救應。今番惱了俺家東人，自不去救應，只恐西村扈家莊上，要來相助。他莊上別的不打緊，只有一個女將，喚做一丈青扈三娘，使兩口日月刀，好生了得。却是祝家莊第三子祝彪定爲妻室，早晚要娶。若是將軍要打祝家莊時，不須隄備東邊，只要緊防西路。祝家莊上，前後有兩座莊門：一座在獨龍岡前，一座在獨龍岡後。若打前門，却不濟事；須是兩面夾攻，方可破得。前門打緊，路雜難認，一遭都是盤陀路徑，闊狹不等。但有白楊樹便可轉灣，方是活路；如無此樹，便是死路。』

石秀道：『他如今都把白楊樹斫伐去了，將何爲記？』杜興

道：『雖然斫了樹，如何起得根盡？也須有樹根在彼，只宜白日進兵攻打，黑夜不可進兵。』宋江聽罷，謝了杜興，一行人馬，却回寨裏來。林冲等接着，都到大寨裏坐下。

宋江把李應不肯出見，并杜興說的話，對衆頭領說了。李逵便插口道：『好意送禮與他，那廝不肯出來迎接哥哥；我自引三百人去打開他的莊，腦揪這廝出來，拜見哥哥！』宋江道：『兄弟，你不知道：他是富貴良民，懼怕官府，如何造次肯與我們相見？』李逵笑道：『那廝想是個小孩子，怕見！』衆人一齊都笑起來。

宋江道：『雖然如此說了，兩個兄弟陷了，不知性命存亡。你衆兄弟可竭力向前，跟我再去攻打祝家莊。』衆人都起身說道：『哥哥將令，誰救不聽？不知教誰前去？』黑旋風李逵說道：『你

們怕小孩子，我便前去！」宋江道：「你做先鋒不利，今番用你不着。」李逵低了頭忍氣。宋江便點馬麟鄧飛歐鵬王矮虎四個，「跟我親自做先鋒去。」第二點戴宗秦明楊雄石秀李俊張順張橫白勝準備下水路用人；第三點林冲花榮穆弘李逵分作兩路策應。衆軍標撥已定，都飽食了，披掛上馬。

且說宋江親自要去做先鋒，攻打頭陣，前面打着一面大紅「帥」字旗，引着四個頭領，一百五十騎馬軍，一千步軍，殺奔祝家莊來。直到獨龍岡前，宋江勒馬，看那祝家莊上，颺起兩面白旗，旗上明明繡着十四個字道：「填平水泊擒晁蓋，踏破梁山捉宋江。」當下宋江在馬上心中大怒，設誓道：「我若打不得祝家莊，永不回梁山泊！」衆頭領看了，一齊都怒起來。

宋江聽得後面人馬都到了，留下第二撥頭領，攻打前門，自引了前部人馬，轉過獨龍岡後面來，看祝家莊時，後面都是銅牆鐵壁，把得嚴整。正看之時，只見直西一彪軍隊，吶着喊，從後殺來。宋江留下馬麟鄧飛把住祝家莊後門，自帶了歐鵬王矮虎，分一半人馬前來迎接。山坡下來軍，約有二三騎馬軍，當中簇擁着一員女將，正是扈家莊女將一丈青扈三娘，一騎青驥馬上，輪兩口日月雙刀，引着三五百莊客，前來祝家莊策應。

宋江道：『剛說扈家莊有個女將，好生了得，想來正是此人，誰敢與他迎敵？』說猶未了，只見這王矮虎，聽得說是個女將，指望一合便捉得過來；當時喊了一聲，驟馬向前，挺手中鎗便出迎敵。兩軍吶喊，那扈三娘拍馬舞刀來戰王矮虎。一個雙刀的熟爛，

一個單鎗的出衆。兩個鬪敵十數合之上，宋江在馬上看時，見王矮虎鎗法架隔不住。

原來王矮虎初見一丈青，恨不得便捉過來。誰想鬪過十合之上，看看的手顫腳麻，鎗法便都亂了。那一丈青是個乖覺的人，心中想道：『這廝無理！』便將兩把雙刀，直上直下，砍將入來。這王矮虎如何敵得過，撥回馬却待要走，被一丈青縱馬趕上，把右手刀掛了，輕舒粉臂，將王矮虎提脫雕鞍；衆莊客齊上，橫拖倒拽，活捉去了。

歐鵬見捉了王英，便挺鎗來救。一丈青縱馬跨刀，接着歐鵬，兩個便鬪。原來歐鵬本是軍班子弟出身，使得好一條鐵鎗。宋江看了，暗暗的喝采。怎的歐鵬鎗法精熟，也敵不得那女將半點便。

宜。鄧飛在遠遠處看見捉了王矮虎，歐鵬又戰那女將不下，跑着馬，舞起一條鐵鏈，大發喊，趕將來。

祝家莊上已看多時，誠恐一丈青有失，慌忙放下弔橋，開了莊門，祝龍親自引了三百餘人，驟馬提鎗，來捉宋江。馬麟看見，一騎馬使起雙刀，來迎住祝龍廝殺。鄧飛恐宋江有失，不離左右，看他兩邊廝殺，喊聲迭起。宋江見馬麟鬪祝龍不過，歐鵬鬪一丈青不下，正慌哩，只見一彪軍馬從剌斜裏殺來。宋江看時，大喜，却是霹靂火秦明，聽得莊後廝殺，前來救應。

宋江大叫：『秦統制，你可替馬麟。』秦明是個急性的人，更兼祝家莊捉了他徒弟黃信，正沒好氣。拍馬飛起狼牙棍，便來直取祝龍。祝龍也挺鎗來敵秦明。馬麟引了人，却奪王矮虎。那一丈

青看見了馬麟來奪人，便撇了歐鵬，却來接住馬麟廝殺。兩個都會使雙刀，馬上相迎着，正如風飄玉屑，雪散瓊花。宋江看得眼花了。

這邊秦明和祝龍鬪到十合之上，祝龍如何敵得秦明過。莊門裏面那教師欒廷玉，帶了鐵鎚，上馬挺鎗，殺得出來。歐鵬便來迎住欒廷玉廝殺。欒廷玉也不來交馬，帶住鎗時，刺斜裏便走。歐鵬趕將去，被欒廷玉一飛鎚，正打個着，翻筋斗跌下馬去。鄧飛大叫：「孩兒們救人！」舞着鐵鏈逕奔欒廷玉。宋江急喚小嘍囉救得歐鵬上馬。

那祝龍當敵秦明不住，拍馬便走。欒廷玉也撇了鄧飛，却來戰秦明。兩個鬪了一二十合，不分勝敗。欒廷玉賣個破綻，落荒即

走。秦明舞棍逕趕將去。欒廷玉便望荒草之中，跑馬入去。秦明不知是計，也追入去。原來祝家莊那等去處，都有人埋伏。見秦明馬到，拽起絆馬索來，連人和馬都絆翻了，發聲喊，捉住了秦明。鄧飛見秦明墜馬，慌忙來救時，見絆馬索起，却待回身，兩下裏叫聲『着！』撓鉤似亂麻一般搭來，就馬上活捉了去。

宋江看見，只叫得苦。止救得歐鵬上馬。馬麟撇了一丈青，急奔來保護宋江，望南而走。背後欒廷玉、祝龍、一丈青，分投趕將來。看看沒路，正待受縛，只見正南上一個好漢，飛馬而來；背後隨從，約有五百人馬。宋江看時，乃是沒遮欄穆弘。東南上也有三百餘人，兩個好漢飛奔前來：一個是病關索楊雄，一個是拚命三郎石秀。東北上又一個好漢，高聲大叫：『留下人着！』宋江看時，乃是

小李廣花榮。三路人馬，一齊都到，宋江心下大喜，一發併力來戰。欒廷玉、祝龍。莊上望見，恐怕兩個吃虧，且教祝虎守把住莊門。小郎君祝彪，騎一匹劣馬，使一條長鎗，自引五百餘人馬，從莊後殺將出來，一齊混戰。

莊前李俊、張橫、張順下水過來，被莊上亂箭射來，不能下手。戴宗、白勝只在對岸吶喊。宋江見天色晚了，急叫馬麟先保護歐鵬出村口去。宋江又叫小喽囉打鑼，聚攏衆好漢，且戰且走。

宋江自拍馬到處尋了看，只恐兄弟們迷了路。正行之間，只見一丈青飛馬趕來，宋江措手不及，便拍馬望東而走。背後一丈青緊追着，八個馬蹄，翻蓋撒鉞相似，趕投深村處來。一丈青正趕上宋江，待要下手，只聽得山坡上有人大叫道：『那婆娘趕我哥』

哥那裏去！』宋江看時，却是黑旋風李逵，輪兩把板斧，引着七八十個小嘍囉，大踏步趕將來。一丈青便勒轉馬，望這樹林邊去。

宋江也勒住馬看時，只見欒林邊，轉出十數騎馬軍來，當先簇擁着一個壯士，正是豹子頭林冲，在馬上大喝道，『兀那婆娘，



走那裏去！』一丈青飛刀縱馬，直奔林冲。林冲挺丈八蛇矛迎敵。兩個鬪不到十合，林冲賣個破綻，放一丈青兩口刀砍入來，把蛇矛逼個住，兩口刀逼斜了，趕攏去，輕舒猿臂，款扭狼腰，把一丈青只一拽，活挾過馬來。

宋江看見喝聲采，不知高低。林

冲叫軍士綁了，驟馬向前道：『不曾傷犯哥哥麼？』宋江道：『不曾傷着。』便叫李逵快走村中接應衆好漢，且教來村口商議。天色已晚，不可戀戰。黑旋風領本部人馬去了。林冲保護宋江，押着一丈青在馬上，取路出村口來。

當晚衆頭領不得便宜，急急都趕出村口來。祝家莊人馬，也收回莊上去了。祝龍教把捉到的人，都將來陷車囚了，一發拿住宋江，解上東京去請功。扈家莊已把王矮虎解送到祝家莊去了。且說宋江收回大隊人馬，到村口下了寨柵，先教將一丈青過來，喚二十個老成的小嘍囉，着四個頭目，騎四匹快馬，把一丈青拴了雙手，也騎一匹馬，『連夜與我送上梁山泊去，交與我父親宋太公收管，便來回話。待我回山寨，自有發落。』衆頭領都只

道宋江自要這個女子，盡皆小心送去。先把一輛車兒，教歐鵬上山去將息。這一行人都領了將令，連夜去了。宋江其夜在帳中納悶，一夜不睡，坐而待旦。

次日，只見探事人報來說：『軍師吳學究，引將三阮頭領并呂方郭盛帶五百人馬到來。』宋江聽了，出寨迎接了軍師吳用，到中軍帳裏坐下。吳學究帶將酒食來，與宋江把盞賀喜，一面犒賞三軍衆將。吳用道：『山寨裏晁頭領，多聽得哥哥先次進兵不利，特地使將吳用并五個頭領來助戰。不知近日勝敗如何？』

宋江道：『一言難盡！叵耐祝家那廝，他莊門上立兩面白旗，寫道：「填平水泊擒晁蓋，踏破梁山捉宋江。」這廝無禮！先一遭進兵攻打，因爲失其地利，折了楊林黃信！夜來進兵，又被一丈青

捉了王矮虎，欒廷玉鎚打傷了歐鵬，絆馬索拖翻捉了秦明，鄧飛如此失利，若不得林教頭活捉得一丈青時，折盡銳氣！今來似此，如之奈何！若是宋江打不得祝家莊破，救不得這幾個兄弟來，情願自死於此地；也無面目回去，見得晁蓋哥哥！吳學究笑道：『這個祝家莊，也是合當天敗；恰好有這個機會，吳用想來，事在旦夕可破。』宋江聽罷，十分驚喜，連忙問道：『這祝家莊如何旦夕可破？機會自何而來？』

吳學究笑着，不慌不忙，疊兩個指頭，對宋公明說道：『今日有個機會，却是石勇面上來投入夥的人，又與欒廷玉那廝最好，亦是楊林，鄧飛的至愛相識。他知道哥哥打祝家莊不利，特獻這條計策來入夥，以爲進身之禮，隨後便至。五日之內可行此計，却

是好麼？』宋江聽了，大喜道：『妙哉！』方纔笑逐顏開。

原來這段話，正和宋江初打祝家莊時，一同事發。乃是山東海邊，有個州郡，喚做登州；登州城外有一座山，山上多有豺狼虎豹，出來傷人；因此，登州知府，拘集獵戶，當廳委了杖限文書，捉捕登州山上老虎；又仰山前山後里正之家，也要捕虎文狀；限外不行解官，痛責枷號不恕。

登州山下有一家獵戶：弟兄兩個，哥哥喚做解珍，兄弟喚做解寶。弟兄兩個，都使渾鐵點綱叉，有一身驚人的武藝。當州裏的獵戶們，都讓他第一。那解珍一個綽號，喚做兩頭蛇。這解寶綽號，叫做雙尾蝎。二人父母俱亡，不曾婚娶。那哥哥七尺以上身材，紫棠色面皮，腰細膀闊。這兄弟更是利害，也有七尺以上身材，面圓

身黑，兩隻腿上，刺着兩個飛天夜叉；有時性起，恨不得拔樹搖山，騰天倒地。

那弟兄兩個，當官受了甘限文書，回到家中，整頓窩弓藥箭，弩子鎗叉，穿了豹皮袴，虎皮套體，拿了鋼叉，兩個逕奔登州山上，下了窩弓，去樹上等了一日。不濟事了，收拾窩弓下去。次日又帶了乾糧，再上山伺候。看看天晚，弟兄兩個，把窩弓下了，爬上樹去，直等到五更，又沒動靜。兩個移了窩弓，却來西山邊下了。坐到天明，又等不着。兩個心焦，說道：『限三日內要納老虎，遲時須要受責，却是怎地好！』

兩個到第三日夜，伏至四更時分，不覺身體困倦，兩個背廝靠着且睡。未曾合眼，忽聽得窩弓發響，兩個跳起來，拿了鋼叉，四

下裏看時，只見一隻老虎，中了藥箭，在地上滾。兩個撚着鋼叉向前來，那老虎見了人來，帶着箭便走。兩個追將向前去，不到半山裏時，藥力透來，那老虎當不住，吼了一聲，骨淥淥滾將下山去了。解寶道：『好了！我認得這山是毛太公莊後園裏，我和你下去他家取討老虎。』

解寶兄弟兩人，到了毛太公莊上去討老虎，却被毛太公賴了。又把兩個強扭作賊，搶擄家財，解入州裏去；他又上下使了錢物，要結果解珍解寶的性命。幸得樂和孫立顧大嫂鄒淵鄒閏孫新許多人救了出來，便一同來投梁山泊。

一行人到了梁山泊，便到石勇酒店裏，那鄒淵與他相見了，問起楊林鄧飛二人，石勇說起：『宋頭領去打祝家莊，二人却跟

去，兩次失利。聽得報來說，楊林鄧飛俱被陷在那裏，不知如何。備聞祝家莊三子豪傑，又有教師鐵棒欒廷玉相助，因此二次打不破那莊。『孫立聽罷，大笑道：『我等衆人來投大寨入夥，正沒半分功勞。獻此一條計，去打破祝家莊，爲進身之報如何？』石勇大喜道：『願聞良策。』』

孫立道：『欒廷玉和我是一個師父教的武藝。我學的鎗刀，他也知道；他學的武藝，我也盡知。我們今日只做登州對調來鄆州守把，經過來此相望，他必然出來迎接我。進身入去，裏應外合，必成大事。此計如何？』正與石勇說計未了，只見小校報道：『吳學究下山來，前往祝家莊救應去。』石勇聽得，便叫小校快去報知軍師，請來這裏相見。

說猶未了，已有軍馬來到店前，乃是呂方、郭盛并阮氏三雄。隨後軍師吳用帶領五百餘人到來。石勇接入店內，引着這一行人都相見了，備說投託入夥，獻計一節。吳用聽了大喜，說道：『既然衆位好漢肯作成山寨，且休上山，便煩疾往祝家莊，行此一事，成全這段功勞，如何？』孫立等衆人皆喜，一齊都依允了。吳用道：『小生如今人馬先去。衆位好漢，隨後一發便來。』』

商議既定，吳學究便先來見宋江，就說出前面「旦夕可破祝家莊」這段話。

却說孫立教自己的伴當人等，跟着車仗人馬，投一處歇下，只帶了解珍、解寶、鄒淵、鄒潤、孫新、顧大嫂、樂和，共是八人，來參宋江。都敘禮已畢，宋江置酒設席款待，不在話下。

吳學究暗傳號令與衆人，教第三日如此行。……第五日如此行。……吩咐已了，孫立等衆人領了計策，一行人自來和車仗入馬，投祝家莊進身行事。

這時，只見寨外軍士來報：『西村扈家莊上扈成，牽羊擔酒，特來求見。』宋江叫請入來。

扈成來到中軍帳前，再拜懇告道：『小妹一時蠱鹵，年幼不省人事，誤犯威顏；今者被擒，望乞將軍寬恕。奈緣小妹原許祝家莊上，前者不合奮一時之勇，陷於縲紲，如蒙將軍饒放，但用之物，當依命拜奉。』

宋江道：『且請坐說話。祝家莊那廝好生無禮，平日欺負俺山寨，因此引兵報讎，須與你扈家無冤。只是令妹引入捉了我王

矮虎，因此還禮，拿了令妹。你把王矮虎放回還我，我便把令妹還你。』扈成答道：『不期已被祝家莊拿了這個好漢去。』吳學究便道：『我這王矮虎，今在何處？』扈成道：『如今拘鎖在祝家莊上，小人怎敢去取？』宋江道：『你不去取得王矮虎來還我，如何能夠得你令妹回去？』

吳學究道：『兄長休如此說。只依小生一言：今後早晚祝家莊上但有些響亮，你的莊上，切不可令人來救護，偷或祝家莊上有人投奔你處，你可就縛在彼。若是捉下得人時，那時送還令妹到貴莊。只是如今不在本寨，前日已使人送往山寨，奉養在宋太公處。你且放心回去，我這裏自有個道理。』扈成道：『今番斷然不敢去救應他。若是他莊上果有人來投我時，定縛來奉獻將軍。』

磨下。』宋江道：『你若是如此，強似送我金帛。』

扈成拜謝了去，孫立便把旗號上，改換作『登州兵馬提轄孫立』。領了一行人馬，都來到祝家莊後門前。莊上牆裏，望見是登州旗號，報入莊裏去。欒廷玉聽得是登州孫提轄到來相望，說與祝氏三傑道：『這孫提轄是我弟兄，自幼與他同師學藝。今日不知如何到此？』帶了二十餘人馬，開了莊門，放下吊橋，出來迎接。孫立一行人都下了馬。衆人講禮已罷，欒廷玉問道：『賢弟登州守把，如何到此？』

孫立答道：『總兵府行下文書，對調我來此間鄆州守把城池，隄防梁山泊強寇。便道經過，聞知仁兄在此祝家莊，特來相探。本待從前門來，因見村口莊前，俱屯下許多軍馬，不好衝突，特地

尋覓村里，從小路問到莊後，入來拜望仁兄。」

欒廷玉道：「便是這幾時連日與梁山泊強寇廝殺，已拿得他幾個頭領在莊裏了。只要捉了宋江賊首，一併解官。天幸今得賢弟來此間鎮守，正如「錦上添花，旱苗得雨。」」孫立笑道：「小弟不才，且看相助捉拿這廝們，成全兄長之功。」

欒廷玉大喜，當下都引一行人進莊裏來，再拽起了弔橋，關上了莊門。孫立一行人，安頓車仗人馬，更換衣裳，都往前廳來相見祝朝奉。與祝龍祝虎祝彪三傑，都相見了。一家兒都在廳前相接。欒廷玉引孫立等上到廳上相見。講禮已罷，便對祝朝奉說道：「我這個賢弟孫立，綽號病尉遲，任登州兵馬提轄。今奉總兵府對調，他來鎮守此間鄆州。」祝朝奉道：「老夫亦是治下。」孫立

道：『卑小之職，何足道哉？早晚也要望朝奉提攜指教。』

祝氏三傑相請衆位尊坐。孫立動問道：『連日相殺，征陣勞神？』祝龍答道：『也未見勝敗。衆位尊兄鞍馬勞神。』孫立便叫

顧大嫂引了樂大娘子——叔伯姆兩個——去後堂拜見宅眷。

喚過孫新解珍解寶參見了，說道：『這三個是我兄弟。』指着樂和便道：『這位是此間鄆州差來取的公吏。』指着鄒淵鄒閏道：『這兩個是登州送來的軍官。』祝朝奉并三子雖是聰明，却是他又有老小并許多行李車仗人馬，又是欒廷玉教師的兄弟，那裏有疑心，只顧殺牛宰馬做筵席，款待衆人飲酒。

過了一兩日，到第三日，莊兵報道：『宋江又調軍馬殺奔莊上來了！』祝彪道：『我自去上馬拿此賊！』便出莊門，放下弔橋，

引一百餘騎馬軍，殺將出來。早迎見一彪軍馬，約有五百來人。當先擁出那個頭領，彎弓插箭，拍馬輪鎗，是小李廣花榮。祝彪見了，躍馬挺鎗，向前來鬪；花榮也縱馬來戰祝彪。兩個在獨龍岡前，約鬪數十合，不分勝敗。花榮賣個破綻，撥回馬便走。祝彪正待要縱馬追去，背後有認得的說道：『將軍休要去趕，恐防暗器。此人深好弓箭。』祝彪聽罷，便勒轉馬來，不趕，領回人馬，投莊上來，拽起吊橋，看花榮時，已引軍馬回去了。

祝彪直到廳前下馬，進後堂來飲酒。孫立動問道：『小將軍，今日拿得甚賊？』祝彪道：『這廝們夥那有裏甚麼小李廣花榮，鎗法好生了得。鬪了五十餘合，那廝走了。我却待要趕去追他，軍人們道，那廝好弓箭，因此各自收兵回來。』孫立道：『來日看小』

弟不才，拿他幾個。」當日筵席上叫樂和唱曲，衆人皆喜。至晚席散，又歇了一夜。

到第四日午牌，忽有莊兵報道：『宋江軍馬，又來在莊後了！』堂下祝龍祝虎祝彪三子，都披掛了，出到莊前門外。遠遠地聽得鳴鑼擂鼓，吶喊搖旗，對面早擺下陣勢。這裏祝朝奉坐在莊門上，左邊欒廷玉，右邊孫提轄，祝家三傑并孫立帶來的許多人伴，都擺在門邊。早見宋江陣上豹子頭林冲高聲叫罵。祝龍焦躁，喝叫放下弔橋，綽鎗上馬，引一二百人馬，大喊一聲，直奔林冲陣上。莊門上擂起鼓來，兩邊各把弓弩帶住陣腳。

林冲挺起丈八蛇矛，和祝龍交戰。連鬪到三十餘合，不分勝敗，兩邊鳴鑼各回了馬。祝虎大怒，提刀上馬，跑到陣前，高聲大叫：

『宋江決戰！』說言未了，宋江陣上早有一將出馬，乃是沒遮欄穆弘來戰祝虎。兩個鬪了三十餘合，又沒勝敗。祝彪見了大怒，便綽鎗飛身上馬，引二百餘騎，奔到陣前。宋江隊裏病關索楊雄，一騎馬，一條鎗，飛搶出來戰祝彪。

孫立看見兩隊兒在陣前廝殺，心中忍耐不住，便喚孫新：『取我的鞭鎗來。就將我的衣甲頭盔袍襖，把來披挂了。』牽過自己馬來。這騎馬，號烏鵬馬。備上鞍子，扣了三條肚帶，腕上懸了虎眼鋼鞭，綽鎗上馬。祝家莊上一聲鑼響，孫立出馬在陣前。宋江陣上林冲穆弘楊雄都勒住馬立於陣前。

孫立早跑馬出來，說道：『看小可捉這廝們！』孫立把馬兜住，喝問道：『你那賊兵陣上有好廝殺的出來與我決戰！』宋江

陣內鸞鈴響處，一騎馬跑將出來。衆人看時，乃是拚命三郎石秀，來戰孫立。兩馬相交，雙鎗並舉。兩個鬪到五十合，孫立賣個破綻，讓石秀一鎗搠入來，虛閃一個過，把石秀輕輕的從馬上捉過來，直挾到莊前撤下，喝道：『把來縛了！』

祝家三子把宋江軍馬一攬，都趕散了。三子收軍，回到門樓下，見了孫立，衆皆拱手欽服。孫立便問道：『共是捉得幾個賊人？』祝朝奉道：『起初先捉得一個時遷，次後拿得一個細作楊林，又捉得一個黃信；扈家莊一丈青捉得一個王矮虎，陣上拿了兩個秦明，鄧飛，今番將軍又捉得這個石秀，共捉七個了。』

孫立道：『一個也不要壞他。快做七輛囚軍裝了，與些酒飯，將養身體，休教餓損了他，不好看。他日拿來宋江一併解上東京，

去教天下傳名，說這個祝家莊三傑。』祝朝奉謝道：『多幸得提轄相助。想是這梁山泊當滅了。』邀請孫立到後堂筵宴。石秀自把囚車裝了。

讀者：石秀的武藝，不低似孫立；要賺祝家莊人，故意教孫立捉了，使他莊上人一發信他。孫立又暗暗地使鄒淵鄒閏樂和去後房裏，把門戶都看了出入的路數。楊林鄧飛見了鄒淵鄒閏心中暗喜，樂和張看得沒人，便透個消息與衆人知了。顧大嫂與樂大娘子在裏面，又看了房戶出入的門徑。

至第五日，孫立等衆人，都在莊上閒行。當日辰牌時候，早飯已後，只見莊兵報道：『今日宋江分兵做四路，來打本莊！』孫立道：『分十路，待怎地！你手下人且不要慌，早作準備便了。』先安排

些撓鉤套索，須要活捉，拿死的也不算！』莊上人都披掛了，祝朝奉親自牽引着一班兒，上門樓來看時，見正東上一彪人馬，當先一個頭領，乃是豹子頭林冲，背後便是李俊、阮小二，約有五百以上人馬；正西上，又有五百來人馬，當先一個頭領，乃是小李廣花榮，背後是張橫、張順，正南門樓上望時，也有五百來人馬，當先三個頭領，乃是沒遮欄穆弘、病關索楊雄、黑旋風李逵——四面都是兵馬。戰鼓齊鳴，喊聲大震。

欒廷玉聽了道：『今日這廝們廝殺，不可輕敵。我引了一隊人馬出後門，殺這正西北上的人馬。』祝龍道：『我出前門，殺這正東上的人馬。』祝虎道：『我也出後門，殺那西南上的人馬。』祝彪道：『我自出前門捉宋江，是要緊的賊首！』祝朝奉大喜，都

賞了酒。

各人上馬，盡帶了三百餘騎，奔出莊門。其餘的，都守莊院門樓前吶喊。此時鄒淵、鄒閏已藏了大斧，只守在監門左側；解珍、解寶藏了暗器，不離後門；孫新、樂和已守定前門左右；顧大嫂先撥軍兵保護樂大娘子，却自拿兩把雙刀，在堂前聽；只聽風聲，便要下手。

且說祝家莊上，擂了三通戰鼓，放了一個礮，把前後門都開，放下弔橋，一齊殺將出來。四路軍兵出了門，四下裏分投去廝殺。臨後孫立帶了十數個軍兵，立在弔橋上；門裏孫新，便把原帶來的旗號，插起在門樓上；樂和便提着鎗，直唱將出來；鄒淵、鄒閏聽得樂和唱，便唢哨了幾聲，輪動大斧，早把守監門的莊兵，砍翻了。

數十個；便開了陷車，放出七個人來，各各架上拔了鎗；一聲喊起，顧大嫂掣出兩把刀，直奔入裏，把應有婦人，盡都殺了。祝朝奉見勢頭不好了，却待要投井時，早被石秀一刀剝翻，割了首級。

那十數個好漢，分投來殺莊兵。後門頭解珍解寶便去馬草堆裏，放起把火，黑燄冲天而起。四路人馬，見莊上火起，併力向前。祝虎見莊裏火起，直奔回來。孫立守在弔橋上，大喝一聲：『你那廝那裏去！』攔住弔橋，祝虎省得，便撥轉馬頭，再奔宋江陣上來。這裏呂方郭盛兩戟齊舉，早把祝虎連人和馬攔翻在地；前軍四散奔走。孫立孫新迎接宋公明入莊。

東路祝龍鬬林冲不住，飛馬望莊後而來。到得弔橋邊，見後門頭解珍解寶把莊客的屍首，一個個擡將下來，火燄裏，祝龍急

回馬望北而走。猛然撞着黑旋風，躡身便到，輪動雙斧，早砍翻馬脚。祝龍措手不及，倒撞下來，被李逵只一斧，把頭劈翻在地。



祝彪見莊兵走來報知，不敢回，直望扈成家投奔；被扈成叫莊客捉了，綁縛下，正解將來，來見宋江，恰好遇着李逵，只一斧，砍翻祝彪頭來。莊客都四散走了。李逵再輪起雙斧，便看着扈成莊來。扈成見局面不好，投馬落荒而走，棄家逃命，投延安府去了。

且說宋江已在祝家莊上正廳坐下，衆頭領都來獻功。生擒得四五百人，奪得好馬五百餘匹，活捉

牛羊不計其數。宋江見了。大喜道：『只可惜殺了欒廷玉那個好漢！』

正嗟歎間，只見軍師吳學究引着一行人馬，都到莊上來，與宋江把盞賀喜。宋江與吳用商議，要把這祝家莊村坊洗蕩了。石秀稟說道：『這鍾離老人指路之力，也有此等善心良民在內，亦不可屈壞了好人。』宋江聽罷，叫石秀去尋那老人來。

石秀去不多時，引着那個鍾離老人來到莊上，拜見宋江。吳學究。宋江取一包金帛，賞與老人，永爲鄉民。『不是你老人面上有恩，把你一個村坊，盡數洗蕩了，不留一家；因爲你一家爲善，以此饒了你這一境村坊人民。』那鍾離老人只是下拜。

宋江又道：『我連日在此攪擾你們百姓。今日打破祝家莊，

與你村中除害。所有各家，賜糧米一石，以表人心。」就着鍾離老人爲頭給散。一面把祝家莊多餘糧米，盡數裝載上車；金銀財賦，犒賞三軍衆將；其餘牛羊騾馬等物，將去山中支用。大小頭領，將軍馬收拾起身。又得若干新到頭領：孫立、孫新、解珍、解寶、鄒潤、鄒淵、樂和、顧大嫂，并救出七個好漢，孫立等將自己馬，也捎帶了自己的財賦，同老小樂大娘子，跟隨了大隊軍馬上山。當有村坊鄉民，扶老挈幼，香花燈燭，於路拜謝宋江等。衆將一齊上路，將軍兵分作三隊擺開，連夜便回山寨。

